

多尔袞削爵、顺治出家，雍正弑子、同治之死……

这一切，都和大清龙脉有关！



大清龙脉

之

同治遗棺

狼辉◎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狼辉◎著

大清龍脉

之
同治遗棺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清龙脉之同治遗棺 / 狼辉著. — 北京 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2.6

ISBN 978-7-5113-2455-9

I. ①大… II. ①狼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99925号

大清龙脉之同治遗棺

著 者: 狼 辉

责任编辑: 青 阳

封面设计: 天行云翼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mm×980mm 1/16 印张: 15 字数: 200千字

印 刷: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2455-9

定 价: 29.8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3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楔子

同治十三年冬，紫禁城慈宁宫内灯火通明，门外的小太监在冷风中瑟瑟地缩了缩脖子，鼻子一痒，慌忙抬起手来垫着袖子把口鼻捂得严严实实，把喷嚏声闷闷地捂住。连日来因着皇帝爷的病，两宫太后的脸色没一日放晴的。慈安皇太后御下宽容，小心些倒也罢了，这西宫慈禧皇太后一贯性子严苛，好容易今日朝中有臣子献了只西洋毛狮子狗，逗得太后颜色稍霁，若是有半点差错可是要了吃饭的家伙。

小太监借着袖子蹭了蹭鼻下的清涕，见有宫人过来却不请人通传，踩着碎步闷头就奔了进来。他心头一阵火气，这狗奴才是要作死啊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就敢往里闯。正待发作，来人摸下腰间一块牌子随意一晃，推开小太监进了殿门。那是西宫皇太后钦赐的黄金腰牌，莫不是皇帝爷的病……

宫内，慈禧正拿着一枚红果子逗狗，一股寒气卷了进来，冷得她眉间一皱，横眼扫了过去。那闯宫进来的太监一扫马袖跪了一跪，马上走上前贴着慈禧耳边道：“皇后进了养心殿。”

“私入养心殿者均可格杀。没用的奴才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！”

“皇后毕竟是一国之母，奴才们……奴才们万万不敢。”

慈禧眯了眯眼，这阿鲁特氏性子本来就不讨喜，如今是越发地放肆了。她随手将小狗扔在地上：“去养心殿！”

时已入冬，宫内各处均有内务府配给的暖盆炭火，养心殿内却冷得吓人，像是许多时日无人居住，触不到一丝热气。卧榻边上的女子只着素色宫装，握着锦被中探出的一只手，垂泪道：“臣妾失德，见嫌于太后，请不得侍奉皇上的旨意。今几个冒着太后怪罪闯了进来，再见又不知何年何月了。”

锦被中同治皇帝头面生疮肿胀，哪还有半分平日里风姿俊朗的模样。挣扎几下侧过身子，他悄悄将皇后的手拉入被中，勉力睁开的眼里有了些神采，安慰道：“皇后勿惶恐，暂且忍耐，终会有出头之日。”言语间一方厚厚的锦帕塞进皇后袖中，“自我大清入关至今，”伴着“入关”二字，皇后只觉得手被重重握了两下，“牝鸡司晨，国祚难继，卿当珍重，好生抚养龙裔。”

“皇上素日吩咐嘱托，”哽咽着默契地轻轻拍了两下被中骨骼分明的手，“妾自省，绝不敢忘。”

“皇后真是情深义重。”慈禧怒极而笑，赤着脚悄无声息地走进来。皇后猛一哆嗦，跪倒在地不敢言语。

“难为皇上今天有了说话的力气，哀家本不想打扰，不防却多听了几句。”脸色一变冷笑连连，“本宫早有旨意，圣上龙体欠安于养心殿修养，任何人不得惊扰。皇后好大的威仪，连本宫懿旨也不放在眼里了。皇后凤体金贵，今日不妨试试廷杖的滋味！”

“太后不可！”皇帝急道，“儿臣之过，太后看着儿臣的面子，饶过皇后吧！”

“皇帝这份面子，可要拿什么来换？”

同治帝沉默一阵，支撑起来高声道：“罢了，母亲想要便拿去，

儿愿以此物换得皇后安宁！”语毕，双眼一翻竟自闭过气去。

慈禧得意地笑笑，摆驾离去，仅留了个伶俐的小太监候着皇帝，只待一醒便来询问。谁料次日一早，同治帝驾崩养心殿。

宫中传闻慈禧皇太后难以承受丧子之痛，在养心殿徘徊数日，将昔日皇帝所读之书、所穿龙袍、所留字迹统统搜集起来日日翻看，不久又统统付之一炬。

隔数月，皇后薨，秘传尸身瘦弱且多有淤伤。母死，腹中胎儿难以幸免。谥嘉顺皇后为孝哲毅皇后。爱新觉罗·载淳一脉自此断绝。

楔 子

第一章 千层底瓷瓶 / 001

第二章 一个变态的小偷 / 010

第三章 一个杂货铺似的警察 / 019

第四章 凑数的凤凰之行 / 027

第五章 结交匪友 误入鬼窟 / 036

第六章 一伙穿越的古董 / 045

第七章 一片黑影引出的尸体 / 051

第八章 有始无终的引魂道 / 059

第九章 牌楼后的棺材 / 067

第十章 索命鬼藤 / 076

第十一章 守棺失魂引 / 085

- 第十二章 女尸睁眼 / 094
- 第十三章 棺材后的密道 / 106
- 第十四章 檀香刑尸 幼女蛊 / 119
- 第十五章 干尸里冒出个狐狸精 / 131
- 第十六章 百年前的掌印大太监 / 144
- 第十七章 老影子幻境 皇后棺 / 159
- 第十八章 盗棺虫 索命天眼 / 174
- 第十九章 龙点睛 明王镇棺 / 189
- 第二十章 九头怪尸 / 203
- 第二十一章 相柳尸 借脸成活 / 216
- 第二十二章 逃出生天 / 227

第一章 千层底瓷瓶

翻着手边仿古式装订的《清史简编》，还得时不时斜眼瞄瞄店里的情况。老实说我一点儿都不喜欢现在干的看店这个营生，要不是四叔说要出门，我也不用大老远地从老家跑过来。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关一两天也没关系，以前出门又不是没关过店。门上贴个“有事出门”或者“出门进货”的告示就行了，顶多再留个电话。

以前读书的时候每到寒暑假总被家里催到四叔这儿来，我家祖祖辈辈都是乡下人，四叔是爹他们那一辈第一个能留在这么大的城市、还自己开了店的人，按老家的话说是出息人。跟着四叔出来见见大世面比闲在村里务农有出息。可以前那是四叔在，我就帮着打个下手。前些天四叔没走的时候，没事还能出去转转玩玩，要不跟人下下棋，现在就我一个人盯着店，一天到晚闷在店里，上个厕所都得争分夺秒。一天两天还行，看四叔那意思这趟出去看货得十天半个月，这才第三天我就烦得慌，后头那十几天还真不知道怎么熬过去。

看店这两天进来转的客人不少，真正掏大钱买东西的没几个。我

瞄了眼蹲在一溜儿仿青花瓷瓶前看得入神的老头，这老先生进店里里外外、上上下下看了好几圈，那一大摊子的旧书仿古书也翻了个遍，不会是老学究来淘古董吧，我们这个店里可什么值钱的真物件都没有。

老爷子蹲了半天，看了半天，把那一排五个半米高的瓷瓶看了底儿掉，伸手扳着瓶口就要往倒放。

“唉唉，老先生，”老眼昏花、手脚颤抖的，千万别给砸了，我忙道，“对不住，老先生，我们店里的规矩，瓷器瓶罐只能看不能摸，对不住了。”

老先生还挺好说话，说不让动手就真不动手了，他指指瓷瓶，问：“这一个多少钱？我想买一对儿摆客厅里。你给挑两个缠枝牡丹描得好的、没瑕疵的。”

“老先生您眼光真好，我们店里这瓶子卖得最好了。”我赶紧放下书站起来凑过去连连作揖，“今天还真对不住您了，老先生，怎么都如不了您的意。这几个瓶子都有客人订了，为了搬着方便才都放在店前面的，要不您看谁家店里这么占地儿的东西一模一样还摆好几个呀。您看我们这店里还有没有您看得上眼的，就为了您这好眼力，我给您打个八折。”

“你们家这瓶子，什么时候有多余的货？”

老先生是铁了心了要买这个瓶子，我想着是不是干脆提高点价卖两个给他算了。转念一想，不行。四叔临走的时候再三交代，这一批瓶子是个惹不得的老主顾订下的，一个都不能缺，随时会过来取货，一定得在店里看好这几件东西。

“老先生，您要真想要这个瓶子，过个十来天再来吧。这批货来了几批都卖光了，我们老板亲自出去接货去了，过些天就能带着货回来了。”

“成吧。”老头挥挥手，挑了个我感觉挺俗气的金粉细颈瓶交了钱走人。

这只俗气瓶子卖了一百来块，成了这一天唯一的进项。

看着天擦黑了，我赶紧关了店门。离这儿不远一个街口开着家全羊馆，那家的水煮羊肉还真不错，肉质都赶上老家的草料羊了。有几天没吃了，今天馋虫上来了，从早晨起来我就惦记着呢。一个电话把一个最近混熟的朋友叫出来，这朋友叫霍岭，大大咧咧一个人，跟我四叔关系不错，有事儿没事儿地爱往铺子里跑，加上我俩都爱下象棋，逮着机会就杀上一局，一来二去倒是混得挺熟。不说还不觉得，一说起来想想他倒是有几天没过来了，反正店里没别人，吃完还能回去杀上一局。

这顿饭吃得真叫一个痛快啊，好几天没正经跟人聊过天，我虽然不是话多的人，但也憋得慌。霍岭是个话篓子，好旅游，好倒腾各种有民族味儿的東西，天南地北的去过很多地方，还好吹牛。跟他在一块儿闲扯十句只有五句能半信半疑，剩下那五句基本是没影儿的事儿。这不今天聊得欢畅喝得也痛快，大着舌头又跟我吹嘘他们家祖上多么多么有钱，藏着多么多么多的古董，随便拿一件出去就能卖个几十万、几百万块钱。他眼睛都迷瞪了，问我想不想发大财，要不跟他一起去把他家祖宗的坟挖挖，看能不能刨出啥值钱东西，三七分，他三我七。

喝傻了，绝对是喝傻了。我跟着他喝汤发财，老板拿三我拿七，这不是傻了是什么？再说了，神经病也不会擗掇着外人去挖自己家祖坟吧？所以我说，霍岭这个货说话不能信，满嘴跑火车想到啥说啥，隔天你再问他，保准什么都不记得了。

反正是喝完酒的浑话，我也就顺着胡乱应承着瞎扯，两个不靠谱又没多大酒量还喝酒来了劲儿的人，愣是就着羊肉喝了六斤白酒，都不知道怎么晃荡回店里的。

我是个起床气非常大的人，这次大老远从老家跑过来也不知道是水土不服还是认床什么的，睡觉不安稳，所以精神也不好。酒是个好东西，昨天晚上一下没注意喝多了，借着酒劲儿睡得正酣，被人又推又揉愣是从被窝里拉出来，搁谁好不容易睡个安稳觉被揉搓醒了也火大，何况我还有起床气，眼睛还没睁开就皱着眉把床边站着的人狠狠地推了出去。

“干什么大早晨的！”脑子疼，眯着眼瞅了瞅，霍岭脑袋顶上那条鸡冠子一样的炸毛挨在床边，就差没直接磕在我脑袋上了。

奇怪，我都是锁了院子门的，这人怎么进来的。酒劲儿还没缓过来，脑子沉得都转不过弯来，傻愣愣盯着这张大脸想了半天，才想起来昨天喝多了，可能带着他一起晃荡回来了。

“老幺，前面铺子里有只清朝青花大瓷瓶打了！”

“神经病，我店门还没开，你从哪儿看见的？”

“铺子里面北墙上是不是有扇通往这边的门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门上有没有块红油漆画花了的玻璃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从那玻璃上能不能看见店里的东西？”

“能。”别说，还真能，虽然店铺朝外的大玻璃门窗上都拉着卷帘，但店里有个规矩，通宵开灯，不知道是为防贼还是别的什么，多少年的规矩一直没变过。

就算霍岭说的是真的，我也不着急。四叔的铺子里哪有那么金贵的东西，这家伙是酒还没醒还是被四叔那大忽悠给忽悠了？我在心里龇牙一笑，一下没忍住，只好做出皱着眉龇着牙揪头发的样子：“哪个大瓶子啊，完了，四叔回来还不抽死我啊。”胡乱套了件衣服揉了揉眼，

蓬头垢面地就往前面铺子跑去。说是铺子也不过就是五十来平方米的门面。我家这是个小院子，坐北朝南，南房就充了铺子，正房住人，前后快跑几步就到了。

带着霍岭进了店，写字台那里果然有些情况。写字台椅子边上原本放着个半米高的青花瓷瓶子，昨天我看店的时候应该还是好好的，现在碎成几块堆在那儿了。该不会是我昨天走得太匆忙用椅子磕着了，给撞出了裂缝，然后那裂缝自己吃不住劲儿趁我出去吃酒的时候开裂了吧？拿起一块掂了掂，有点怪，好像比想象中沉了许多，断口锋利，但是有几条细碎的裂纹。

“这就是清朝的青花瓷？你可别蒙我，这玩意儿我不懂。”

“是你四叔说的，他拿这瓶子当宝贝，以前他在的时候一来就能看见他抱着擦，碰都不让人碰。”

“你没看岔吧？”我指指一边摆着各种瓶子罐子的架子，挨着架子边的地上摆着一溜儿跟这个样式一样、颜色花纹都一样的瓷瓶，“这要是宝贝，这店里可多着呢。你要嫌这几个不够，后面库房应该还有，随便搬一个，白送。”

“这个跟那几个不一样！要是一样的东西你四叔怎么整天揣摩这个，别的都懒得瞅一眼？”

“实话说，那一溜瓶子四叔都揣摩过，他一坐这儿手里就得有个东西，不然坐不住，这样的瓶子他每天换一个玩，还真不是光盯着这一个。我说葱头，该不会是你趁我四叔不在想摸摸他的宝贝，失手给砸了吧？”霍岭脑袋挺大，头顶正中的头发稍微长一点，直直的像野草一样积极向上，看着像个葱头，我就开玩笑地总这么叫他。

霍岭的脸一下憋得通红：“老幺，天地良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这铺子前后门的钥匙我可碰都没碰过，你四叔的宝贝把我卖了也赔不起。”

“知道了知道了。”我起床气还没消，而且我一般刚醒的时候脑子很钝，总会习惯性地脑子放空，一动不动地发会儿呆。我烦躁地像赶苍蝇一样挥挥手说：“今儿就不营业了，我再睡会儿，回头想想怎么跟四叔交代这事儿。要不你先撤吧，回头请你吃饭，我这酒劲儿还没过去，头疼得厉害，得去睡个回笼觉。”

霍岭也是一个人在北京混，具体什么工作我没问，反正是挺闲。我这么不客气地撵他走也只是一时心烦就想把眼前这个人弄走，看着倒像是为了四叔的瓶子发脾气，其实我就是想睡觉。按理说以前也不是没帮四叔看过铺子，不知怎么地这次就是觉得有点不一样。到了夜里，院子里、铺子里，总觉得哪儿哪儿都有响动，经常性地一夜一夜睡不踏实，就盼着四叔早点回来，我也能松口气。

我睡醒总要发发呆醒神，醒神的时候最烦有人跟我说话或者是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声音，被吵到后脾气大得都控制不住。霍岭走了，今天也不准备营业，正好落得清静，就窝在写字台后面的椅子上发起床呆。呆坐了一会儿，困劲儿又上来了，顺势往桌子上一趴准备再睡会儿。念书时候养成的习惯，很多时候觉得趴桌子上睡一觉比在床上睡觉还香。手肘觉得撞到了什么，接着就是水杯翻倒的声音。水一下洒湿到袖子里，火得我直接一手贴着桌面连杯子带水抹到了地上。

大爷的，今儿这是犯着什么了，想睡个觉怎么就这么难！

桌子下窸窣窸窣有些声音，有什么东西挣扎着迸裂开了，接连响了几声。

仔细听听，声音是从桌子边上那裂成几大块的瓶子上发出来的，一个碎了的瓶子又出什么幺蛾子！

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疼，我心里火得恨不得踏上几脚彻底踩碎了它好让世界安生些。低头看了一下，也没进化成变形金刚啊，不过就是洒了

些水上去，我那杯子是塑料的，正掉在那堆碎瓶子上。

“铿铿”又是两声极细微的声音，在这就我一个活口在的屋子里响起，突然有了诡异的味道，不能是从哪儿跑进来耗子了吧。为四叔这屋子里的旧书着想，我悄悄地猫了下去，屏住气瞪大眼睛往几块碎瓷片擦起的缝里瞧去。

好像什么也没有。

再瞧，不对，确实有那么点不一样了。

本来那瓷片断口处的内壁上就有一些极其细微的碎纹路，刚才一杯子水泼上去，这瓷瓶子倒像是个水泥瓶，把洒上去的水吸了个七七八八。像涨裂了一样，沾水的地方明显出现了一些裂纹，而且裂纹还顺着水渍往外延伸出去，每延伸一点就有细微的“铿铿”声音发出来。

没见过会吸水的瓷瓶，也没见过沾了水还会裂开的瓷瓶，难道霍岭没骗我，这真的是四叔的什么宝贝？我曾爷爷、爷爷都是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没听说过家里传下来什么宝贝，也没听说过有过什么特别金贵的东西，要是宝贝，以四叔的性子肯定藏得严严实实，怎么会就这么大大咧咧地扔在店里？虽说我不怎么懂古董瓷器，但这瓷瓶颜色死板，一点也不鲜亮，胎质看着也不怎么样，不可能是宝贝吧？

是宝贝又能咋样，反正碎也碎了，索性抠开看看有什么猫腻。

在写字台抽屉里翻出把一字头的螺丝刀，随便捡了一个瓷片铲起了上面的裂纹。螺丝刀划在上面的声音像划在毛坯水泥墙上，听着十分别扭。

瓷瓶的釉面铲掉了一些，里面依然是白色的釉面，看着没什么区别。伸出指头再沾了点水涂在铲出来的釉面上，又出现些裂纹。这东西是洋葱吗？还剥掉一层又一层的！

我有点气馁，这瓶子太古怪了，不会是个千层底袜子瓷瓶吧？那

样的话，说不定真能算得上是件宝贝，得卖多少钱啊，就这么碎了！想了想，我用杯子接了满满一杯水，借着瓷瓶碎片本身的弧度倒了一些水进去，顺着弧度晃了几下让这片内壁都泡足了水，然后用螺丝刀的木质手柄轻轻地敲打着内壁。本来是想敲一敲让裂缝爬得快一点，没想到敲了没几下内壁上掉下一大块瓷面。新露出来的内壁颜色比本来内壁的颜色稍微暗了一些，如果不是敲出这么一大块跟本来的内壁作了对比，光从断口上看这两层，几乎就忽略过去了。摸一摸手感很粗，像陶罐什么的，难道这瓶子真藏了什么秘密？

把另外几个比较大块的碎片如法炮制，敲掉了所有内壁上本来的瓷面，露出来清一色的暗色内壁。我仔仔细细找了两遍，没有字没有画，连个记号都没有，纯粹的空白。我寻思着会不会是水没给够啊，又拿水泡了泡敲了敲，这次瓶子没再脱一层皮，除了那两层能剥下来的瓷面以外，没有任何秘密。不能够啊，合着忙了半天就倒腾出一堆碎渣子？

烦躁地挠了挠头，顺手抓了根烟。本来铺子里有一堆书，四叔在的时候从来都不让人在店里抽烟，我才没那么多讲究，抽就抽了，点不着书点不着房子就行。桌上还有个空着的铜砚台，正好弹烟灰。摸到打火机的时候脑子里一闪，就想烧一下瓷片试试，死马当活马医，大不了就是把大一点的烂瓷片烧炸了而已。

说干就干，举了半天瓷片，一直到打火机都烫手了，瓷片也没烧起来，内壁上什么也没有，烧了半天的断口也不烫手。只是，好像有一条又深了一点的痕迹，痕迹太短了，分不清是横竖撇还是哪一个笔画中的哪一部分。靠谱，估计又能得到什么信息。

忙乎了半天，边烤边在一张纸上把烤出来的东西描画下来。不知道有没有遗漏，瓷瓶上一共烤出来大小不一七个字，我把瓷瓶仔细烤了几遍，只找到七个字。好像是篆书，有一个字像甲骨文里的“鸟”。

颠来倒去看了无数遍，得出一个结论：这七个字我一个都不认识。

把这七个莫名其妙的字描摹了无数遍，熟悉到顺手一划拉都能描出形状，但还是没认出来是啥东西。随便吧，又不关我什么事，等四叔回来了告诉他就得了。不知道这堆破烂敲完烧完之后还有没有什么玄机，找个装垃圾的篓子拾掇起来塞到卧室的床底下，让四叔再研究研究。至于瓷瓶到底是怎么碎的，还真没头绪，反正我看店这几天从来都没注意到这个角落里的东西。

这么看来，这东西还真可能是个宝贝。想了想，拿起桌上摆着的铜砚台敲碎一个长得差不多的瓷瓶，既然碎了就得碎成个样子，扫起来倒在院子里通常倒碎瓷器的地方，再从库房里拿了个一样的补在架子边，做足样子。